

谁在反对美国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编著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朱世龙 刘利琼 译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谁在反对美国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编著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朱世龙 刘利琼 译

**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反对美国/ (美) 卡赞斯坦, (美) 基欧汉编著; 朱世龙, 刘利琼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人文社科悦读坊)

ISBN 978-7-300-20187-0

I. ①谁… II. ①卡…②基…③朱…④刘… III. ①霸权主义-研究-美国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771.20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533 号

人文社科悦读坊

谁在反对美国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编著
罗伯特·O·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朱世龙 刘利琼 译

Shuizai Fandui Meig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2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9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引言 反美主义政治学

1941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谈到过即将到来的“美国世纪”。今天，政治学界的评论家们强调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许多观察家还认为，美国是伴随着冷战结束而产生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唯一获利者。约瑟夫·奈创造了一个容易记忆的词——“软实力”（soft power）来表明被尊崇的重要性，这样“别人就会追求你想要的”。奈认为美国掌握着大量的软实力。的确，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的成功导致其更被尊崇，这反过来又提升了其影响力，因而进一步促进其成功。

然而，历经60年的全球领导地位后，美国已远不再被世界普遍尊崇。“9·11”事件后，世界许多地方对美国和美国人民表达了深切的悲愤和同情。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2003年2月15日，世界便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群众游行，以反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对伊拉克的进攻。皮尤人民和新闻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简称皮尤研究中心）主持的对1.6万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999—2000年和2002年同样被调查的14个国家中，2003年春季只有4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美国持赞成态度。相反，在1999—2000年和2002年夏季的调查中，上述同样的14个国家中，10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赞成美国的行动。2004—2005年冬季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16个国家的多数或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对世界产生了负面影响；20个国家的多数或大多数人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比7美国更具影响力将是一个积极的进步。通常被称做“反美主义”——对美国负面态度的表达方式——的思想，在包括“9·11”事件后公众舆论对美国表达了深切同情的地区已经广泛传播。

与他人对美国的评价表明了美国的特点一样，美国人对此类负面情感表达方式的敏感也表明了美国人的特点。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中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论：

在与陌生人交往时，美国人对于细微的指责和不足的赞扬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们不停地折磨你让你赞扬他们，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便开始自我赞

2 谁在反对美国

扬。这似乎表明，他们因为怀疑自己的价值，从而希望不断地展现它们。

自 2002 年以来，海外急剧增长且毋庸置疑的反美情绪使得许多美国人深感焦虑。然而，这些情绪是否主要是对布什政府及其政策的反应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这还尚未明朗。为了区别反美主义的根本缘由和暂时原因，第 1 章中，我们由诸位评论家在国外社会不喜欢“美国是什么”和“美国做什么”之间作了区分。反美主义的暂时原因与美国的行为相联系，即美国的政策及其对他国的影响。反美主义更为深刻的根源与美国是什么有关。它包括这个事实，即冷战结束后，美国获得了不受挑战的军事强国地位，它在全世界进行军事侵略，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帝国，无论从技术层面看它是否是一个帝国。反帝情绪在历史进程中再次爆发，就像古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的历史经验所反映的那样。其他根本性的原因包括美欧双方民意在下列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社会福利、死刑以及在诸如地雷和人权等议题上构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等。反美主义其他可能的深层次根源包括对美国财富、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全球化中主导地位的憎恨。

然而，反美主义过于变动不定，以至于无法确定它就是一个关于美国是什么的问题。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02 年以后同样富有和强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些年反美态度不像现在如此广泛传播。同样地，美欧在福利国家等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么，反美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本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呢？

本书对此类问题作出了解释。我们系统地运用了社会科学工具：从空间和时间角度详细研究了反美主义态度的概况；对于不同环境下形成反美主义政治的条件提出疑问；集中讨论影响反美主义的动因；探究了反美主义的政治影响；提出新的证据和解释来阐述这一重要政治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反美主义的形式，以便使我们对其根源和后果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篇通过研究反美主义的概念和各种类型的反美主义，以及对自 1492 年以前外国所持对美国意象的讨论，将反美主义置于美国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编者所写的第 1 章仔细阐述了本书的概念性框架：我们着重强调了反美主义的多维性和异质性以及经常与之相伴的矛盾心态；指出了区分“观念”（opinion）、“不信任”（distrust）和“偏见”（bias）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发展了不同种类反美主义类型学。我们对反美主义多样性的强调解释了本书的书名。

我们的研究并非绝对地集中于反美主义。为了获得对于美国负面态度以及伴随这些态度的政治活动的全面理解，我们必须将反美主义纳入更为广泛的对美态度——正面的和负面的——的背景下。我们想知道，何种情形下，个人所持的对美态度会变成

集体信念，以及何时反美主义话语和政策盛行。

为了理解反美主义，我们同样要理解美国主义。反美主义的多样性缘于美国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开拓者和移居者国家，美国呈现出一种非常宽泛的价值，从主导了全球流行文化主要方面的娱乐产业，到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独树一帜的突出的公众宗教虔诚。反美主义的异质性与美国主义的异质性相一致。美国是紧张和矛盾的集合体：强烈的世俗主义和强烈的宗教虔诚、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美国符号同 9 时指代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于不同社会的不同人或许有不同的吸引力，尽管它们相互矛盾，但甚至也能在同一时间吸引同一个人。此外，正如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第 2 章中表明的那样，自从 1492 年欧洲人第一次知道美洲的存在以来，美国一直就是魅力的主题和解读的对象。美国的海外意象与美国自我认识的意象一直平行改变，但这两者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反美主义和亲美主义——美国以外的人民对美国所持的态度——像赋予了美国生活以复杂性和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以多样性一样，赋予了美国丰富且各异的意象。美国人关于美国的争论通常也一样激烈：在其国家的许多方面，美国人自己也有分歧。我们需要记住，世界政治中许多代表了不同形式反美主义的冲突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也有着强烈的共鸣。

大多数人在考虑研究反美主义时，他们关注的是经常在媒体上公布的民调结果。精心分析民调数据对于理解反美主义非常重要。本书第二篇便着眼于此。在第 3 章中，皮尔兰杰罗·伊萨尼亚（Pierangelo Isernia）研究了冷战时期欧洲对美国的观点以及他们如何在事态的压力下改变观点。经过大量成熟的研究，他认为，欧洲公众对于美国有着相当良好的认知结构，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欧美间可感知的文化差异，以及与美国士兵的直接接触对于形成他们对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这并不是暗示说反美态度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是深深植根于欧洲公众的意识中。事实上，伊萨尼亚的研究表明，1952—2001 年间，欧洲人对于美国一直持相当赞成的态度。他们围绕一个水平——对美国表达赞成态度的人数比反对美国人数的两倍还多——波动。贾科莫·基奥扎（Giacomo Chiozza）在第 4 章中表明，自 2002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涌现的反美主义是个新事物。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 年被调查的 42 个国家中，35 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美国持赞成态度。在一份对皮尤 2002 年调查结果的详尽分析中，基奥扎认为，（这些国家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是多层面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很少有人整齐划一地不喜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倾向于对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美国社会的特征区别对待。中东对于美国的态度是非常负面的。然而，即使在这个愤怒的地区，因为对美国的态度是多层面的，因而他们对美国的总体判断也会变化，这取决于美国不同方面可感知的突出性。

然而，仅仅凭民调数据无法使我们理解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的构成和活动、政治

4 谁在反对美国

家们的政治战略，或者政府官员的政策追求。因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对反美主义政治研究要求一种更为语境的（contextual）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因此，第三篇转向对三个重要国家——法国、埃及和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以及伴随这些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活动的强化研究。在埃及的案例中，关注焦点是总体的阿拉伯世界——埃及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求这些章节的作者们不仅要探究这三个国家总体上的对美态度，而且要讨论其他三类议题。我们让他们研究对其他国家或许不太重要，但相应国家特别关注且与美国相关的议题——诸如台湾地区对于中国大陆、巴以冲突对于埃及以及谷歌开发网上图书搜索引擎的计划对于法国等。我们还要求他们至少研究一个与美国没有明显联系的非政治性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探讨被热门政治议题所激发的反美主义对极其不同的活动领域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还特别要求三位作者研究各国对于2005年冬季美国领导的海啸营救活动的反应。在第1章中，我们将其作为区别对美国的负面态度与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或偏见的方法。

第四篇将研究主题从政治科学领域转移到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在第8章中，约翰·鲍恩（John Bowen）比较了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反美主义。他尤其熟悉这两个社会的情况。最近的民调显示，这两个国家对美国普遍持不赞成态度。鲍恩的研究形成了两个主要发现：负面图式（schemas）有助于构建不赞成态度；这些图式在法国——不仅是在穆斯林人群中——比在印度尼西亚更为根深蒂固。因此，印度尼西亚对美国的态度就比法国更易于改变。在第9章中，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将反美主义当做“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来进行研究。从这个视角看待反美主义，他对于反美主义情节（episodes of anti-Americanism）通常未曾预料到的长远后果，或者说遗产，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洞见：有时导致不信任或者偏见的制度化，另外一些时候情况恰好相反，产生超出人们预期的亲美倾向。

第二篇至第四篇的章节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但是它们均持有有一个共同观点。政府、团体，甚至个人采取的对美国的负面行为受个人态度影响，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中。但是态度不会直接导致行为。要想使反美主义具有政治影响，社会运动或者诸如政党这类机构必须将负面看法、不信任和偏见这三者的结合动员起来。这些动员能否发生很可能关键性地决定了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是否具有重大政治影响。没有此类动员，这些影响不可能持久。然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不信任或偏见，政治企业家们就没什么可动员的。由于反美主义要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就必须将对美态度进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和自下而上的转移，本书就是研究这两种进程。

在第10章中，我们研究了反美主义的后果。通过新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那些人们可能期待发现的反美主义的具体和短期影响还尚未明晰。事实上，反美主义对于同反恐战争等议题相关的美国外交很少产生总体负面的后果，即使从各国在对待

“自愿联盟”成员问题的态度上或者对美国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政策的反应中，也很难发现公众反美情绪影响的迹象。作为分析的结论，我们认为，那些声称反美主义对于世界政治具有即时和直接影响的人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反美态度对于政策具有间接和长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探究那些能够缓解或者阻止这些影响出现的条件。反美主义对于政治后果不具备短期和直接影响，并不意味着反美主义不重要。

反美情绪在不同时空的表现大相径庭。反美主义并非只有单一形式，相反，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反美主义。反美态度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政体各不相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韵律，随着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而跌宕起伏。反美主义可能长时间潜伏，然而，环境条件的突然改变或者蓄意的政策会激发它，使之对政府政策产生暂时的或者长远的影响，但是很少会产生即时和直接的后果。

在结论中，我们强调了由本书的研究和解释所引发的主要困惑。为什么会持续存在各种各样的反美主义？为什么反美主义的即时影响会受限制？一般地说，我们对这个困惑的回答要分析美国本身的特性。美国是一个“多价体”（polyvalent）。它本身包含如此多样的价值观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使得它随时成为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反对或者赞成的对象。如同美国人将世界当做一面镜子从中审视自己——并且希望看到的是比现实中更完美的自己——一样，非美国人将美国当做一面镜子，从中可以反射出自己的希望、恐惧和不足。

目 录

第一篇 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

第 1 章 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美国？	3
反美主义概念构建	6
图式、认同和规范	6
多维性和矛盾性	8
观念、不信任和偏见	12
海啸救援作为准实验	16
“反美主义”的主要类型	20
恐惧的作用	25
反美主义的历史维度	26
反美主义：多重视角	27
第 2 章 想象美国：无限希望和挑战	29

第二篇 公众对美国的态度

第 3 章 冷战时期欧洲的反美主义	47
欧洲人如何看待美国	48
冷战期间反美情绪的周期	61
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态度	65
旁观者眼中的反美主义	76
第 4 章 个体对美国的态度	79
五个地区（24 个国家）对美国的看法	82
2002 年以后伊斯兰民众心中的美国意象	103

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多重认知 106

第三篇 不同社会的反美主义

第5章 法国：“我们都反美” 111

法国反对美国是由反美主义驱动的吗? 112

解释法国对美国的不信任 120

法国反美主义的后果 128

“我们都反美” 133

第6章 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态度 135

霸权话语和美国政治价值吸引力下降 138

对美国人和美国的态度 140

分析领域 151

未来研究方向和调查结果的含义 162

第7章 阿拉伯世界：反美是天性吗? 167

阿拉伯反美主义 170

存在阿拉伯反美天性吗? 180

半岛电视台的反美主义 186

阿拉伯反美主义政治 192

第四篇 反美主义的动力

第8章 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反美主义 197

概念和证据 198

法国反美主义 203

印度尼西亚反美主义 209

“情节式”反美主义 217

图式、区别符号和地区 218

第9章 反美主义遗产 221

社会运动理论和反美主义 222

重新解读民权运动案例 223

被动员起来的反美主义——斗争情节	225
斗争情节的遗产	226
集体记忆和遗存反美主义	228
理解斗争遗产	236

第五篇 反美主义影响和结论

第 10 章 反美主义的政治影响	241
反美主义和反恐斗争	245
反美主义和“软实力”	252
个人和团体的直接行动	260
长期影响和间接影响	265
态度与行为分离	266
结 论：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多元性	269
反美主义的三种视角	270
多元体的美国和反美主义	274
多元体的反美主义	277



第一篇 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

第 1 章 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美国？

第 2 章 想象美国：无限希望和挑战

第 1 章

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美国？

彼得·J·卡赞斯坦

罗伯特·O·基欧汉

反美主义的历史谱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绪便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作为20世纪40年代被纳粹占领的欧洲的解放者和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威胁的欧洲的保护者，美国士兵广受欢迎。若干年后，“丑陋的美国人”却成为了鄙视和嘲弄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对越战争导致了强烈的反战运动，这种反战运动在欧洲、拉美和亚洲激起了反美情绪。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北约导弹部署计划和里根政府的军事建设活动。2002—2006年间，强烈的反美情绪——无论是民意调查显示的还是政治游行表现的——在全球随处可见。反美主义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许多美国人对其全球弥漫感到困惑。

我们思考对美国负面态度的表现可以这样着手：询问这些态度是建立在对于“美国是什么”——美国社会根本的价值和观念——这类观点之上，还是建立在对于“美国做什么”——它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这类观点之上。对美国是什么的负面态度比对美国做什么的负面态度更难以改变，因为美国政策会变化。相比那些仅对美国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那些对美国本身不抱好感的人更易于持偏见态度，我们在后面要对其条件作出解释。因此，在调查反美主义时，区分是和做、观念和偏见就尤为重要。本章的部分任务就是研究这种区分。

然而，本书并非仅仅是一份政治科学的分析尝试。我们研究政治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对人类生活和幸福影响很大，并且我们认为理解政治可以完善政策。因此，一开始就指出我们下文将要详细阐述的几点结论的政策含义就很重要。

我们在本书中的结论认为，美国左派和右派内部对待反美主义的立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地说，美国左派认为，由民调数据衡量的反美主义是我们下文所定义的观念而非偏见。它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并且，事实上经常是一种正当的反应。左派还经常认为，反美主义给美国外交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长期麻烦，因此需要改变导致这一麻烦的右翼政策。但是，只要反美主义反映的是暂时的观念，那些早先对美国抱有负面评价的人就会热烈欢迎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因此，反美主义的长远影响将会非常微弱，除非对美国抱有负面评价的时期导致了重大的社会运动或者持久的制度变迁。相反，美国右派认为，反美主义反映了一层根深蒂固的对美国的偏见：憎恨自由的人因为我们是什么而憎恨我们。然而，右派还倾向于主张，反美主义可以被忽略，如果美国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他国对美国的好感也将随之而至。但是，因为偏见的实质是对与其原先观念不一致的信息的拒斥，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偏见已经根深蒂固的外国公众能迅速改变观点，以此作为对一个他们恐惧和憎恨的国家获得的成功反应。左派和右派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左派认为，由民调数据衡量的反美主义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观念，且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这是正确的。左派担忧，许多反美主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深层次的负面态

度——我们称之为不信任。右派高估了反美者对美国实力的愤慨和对美国价值的憎恨；他们忽视了美国行为导致的不信任所具备的突出的政治功能。如果右派是正确的，那么反美主义就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急剧上升。但是正如贾科莫·基奥扎在第4章中表明的那样，除了中东地区，直到2002年，美国（在其他地区）依旧广受欢迎。这并不是否认有些反美主义表现具有如此不信任的特点，以至于它们接近偏见。这些偏见或许可以由希腊和法国公众对于美国的海啸救援工作的反应来体现，我们后面将要讨论这点。

如果左派关于反美主义根源的观点的理由在总体上比右派要充分的话，那么关于后果的情况，两派就大不相同了。右派认为，对反美态度后果的研究要比人们在左派观点的基础上把握更加困难，这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不仅局限于右派）值得好好商榷：美国应该竭力追求道德正当且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反美主义之类的问题上。反美主义的表面现象似乎对外交政策很少产生系统的影响。因此，右派的以下观点便切中了要害：只要反美主义反映的是短期和易变的观念而不是长远的制度化的偏见，它就不会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麻烦。

问题的关键是，各地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是否像在一些伊斯兰世界宗教激进主义者中那样，已经固化为不信任甚至是偏见。如果反美观念像最近几年在欧洲、中国以及阿拉伯中东世俗阶层中似乎显现出的那样，已经固化为不信任，那么其长期的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让世界更多地联想到阿布格莱布监狱（AbuGhraib）和关塔那摩监狱（Guantánamo）践踏人权的形象，而不是自由女神和摇滚乐，那么反美主义将来就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强大阻力。许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反美态度已经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加速固化为不信任。新闻中偶然的事件报道证实了这些见识广博的评估。索米妮·森格普塔（Somini Sengupta）和萨尔曼·马苏德（Salman Masood）报道说：“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关塔那摩事件证实了美国对他们的不尊重。对于许多非穆斯林来说，不管他们对美国的情感如何，它都是作为美国伪善的象征暴露了出来。”一位讽刺布什政府的印度漫画家认为，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怀疑美国的动机，这与是不是穆斯林无关”。或许这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荒谬可笑的，但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美国在关塔那摩建立了一个法国《世界报》（*Le Monde*）称之为“合法的怪物”的东西，这个怪物侵蚀了世界对美国的信任。

在本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本书通篇使用的概念和问题框架，以探寻反美主义的根源和后果。我们构建的反美主义概念区别了认知、情感和规范的成分。我们认为反美主义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本章后面许多内容将在不同的语境中讨论我们下面即将分析的观念、不信任和偏见等概念。事实上，我们要求写作法国、埃及和中国三章的作者研究上述三国对2005年1月美国海啸救援工作的反应，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

国公众对美国海啸救援工作的评价与本章提供的民调比较数据进行对比。我们此处提供的反美主义类型学的部分设计目的是帮助本书第三部分对法国、埃及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尽管没有完全接受，但三章作者均使用了它。我们的类型学主要有四种反美主义类型，由低经验化到越来越经验化进行排列。同时，还存在特殊的和具有历史敏感性的反美主义形式。在任何具体情形下，我们都期望反美主义产生于具有不同形式和种类的，且能够相互“渗出”的不同群体（constellation），并由政治企业家们激发，由政治进程控制。

反美主义概念构建

由于反美主义这个术语在日常语言中使用得非常宽泛（且经常很松散），我们首先给它作个界定。因为在这章中将对它继续分析，我们将提出一种反美主义类型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定义反美主义为总体上对美国和美国社会抱有负面态度的一种心理倾向。这种观点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规范成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反美主义可以被看做一种态度。如果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反美主义比这个宽泛的概念所蕴涵的意思要复杂得多。我们在下面对观念、偏见和不信任进行区分，上述任何一种情形均可表明它们是在对美国“不利的”态度的民调结果中反映出来。偏见是最为严重的反美主义形式，可被视做一种歧视。

尽管我们一开始定义反美主义为一种态度，但从严格的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我们的方法完全是政治学的。反美态度经常受到争议或者至少具有争议性。它们是政治斗争的目标。它们经常被政治家们强调或者淡化，这取决于它们对如何符合一个政党或者政治运动的诉求的考量，以及它们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如何与一群特定的潜在支持者形成共鸣的考量。为了理解反美主义的根源和后果，就有必要了解特定的政治环境，这些政治环境要么激发或阻碍对美负面态度对政策的影响，要么扩大或缩小这些态度对政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反美主义的分析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图式、认同和规范

反美主义具有认知、情感和规范成分。图式是一种依赖特定的隐喻、类比、符号，以及对特定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叙述，以获得对世界的理解的认知结构。一种图式执行一系列的功能，包括超越现有信息以填补缺失的要素，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